

過渡

丁易

過 渡

丁 易 著

和 成 出 版 社

過渡

★每冊售價

著者 丁

易

發行者 新俄出版社

總經理 華夏書店

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江南的新秋，田野裏還是一片碧綠。

一條內河彎彎曲曲的從東南方流來，把這綠野分成兩半。

這兒是內河的下游，河面是有二十來丈寬闊。兩岸種滿了曲着臃腫軀幹的垂楊，它們愉快地搖拂着深綠的柔枝吻着水面。水似乎被牽惹得不願意流下了，依依不捨地接連打了幾個漩渦，這才留戀似地慢吞吞地向下淌去，一直滴入浩蕩的長江。

垂楊底下繫泊着一排漁船，一眼看去，只見幾張破碎的烏篷凸起在船的中部，隨着波浪的起伏在搖籃似地晃動着，船頭上都豎着一概尺來長的短木棒，拴上一根指頭粗細的繩索，另一端便繫在楊樹幹上。船裏的漁人，大約是上岸喝酒去了，船上空洞洞的十分寂靜。只有幾個赤膊的孩子，蹲在船尾上，張開小嘴呆呆地看那掠過水面的白鷗。

就從這邊岸上向南不到幾十步，又伸出一條汶河，沿着這河往西約摸一華里路的樣子，便是一大片蓮田。

這蓮田周圍足有四五里廣闊，荷葉一片挨着一片的像一層綠雲遮蓋着水面，朵朵的粉紅淡白的蓮花疏疏密密地點綴在這綠雲中間，偶然掠過一陣微風，綠雲便波浪似地起伏着，蓮花也跟了亭亭搖顫起來，間或也灑落幾片花瓣在碧綠的荷葉上。

在荷葉縫裏不時地蕩出一兩隻採菱的木盆來，村裏的女孩子們們都光着腳坐在木盆前端，木盆的後半節高高翹起，離開水面尺把尺，晃晃盪盪，真令人耽心會倒栽過來。可是她們却一點也不在乎，笑嘻嘻地哈着腰，把兩隻光胳膊伸在水裏，一面折採菱角，一面一划一划地，不一會便又消失在綠雲裏面去了。這時只聽得從綠雲深處揚起了一串清脆柔和的歌聲。

「夏日裏相思，

荷花透水香。

歌聲像一根柔絲，開始縈迴在荷葉底下，然後漸漸地繞了上來，把停在蓮花瓣上的安靜的蜻蜓，驚得倏地飛起了。

蓮田中間是一條長堤，把蓮田分成兩半，堤的中段凸起一座五孔的白石長橋，朱紅油漆的木欄，襯着荷葉，遠遠看去，竟像一條五彩長虹，橫臥在綠雲上面。

長堤的盡頭，有幾家茅屋，疏疏落落地散布着，當作圍牆用的竹籬，牽滿了紅的白的紫的牽牛花，嬌豔的迎着夕陽抖顫着，像是一面燦爛的花屏。

靠近這幾家茅屋有一座仙姑廟，這是此地有名的避暑所在，往常在這暑熱未消的「秋老虎」時期，廟裏一天到晚總是被城裏的一些風雅的紳士們佔據着，他們來到這裏，叫廟裏尼姑給泡上一壺碧綠的龍井茶，搬過一張藤榻，揀迎風地方躺下，一杯一杯的，悠悠忽忽地便把一個下午很容易地打發過去。高興起來還走幾盤棋，或是搓一場麻將，不弄到天黑是不肯回去的。

可是今年即大不相同了。

前幾天晚上敵人的飛機經過這裏，不知爲了什麼竟在這兒扔下兩顆炸彈，一顆落在廟門外，把廟前那座古蹟——琉璃照壁，炸得只剩了一半，破碎的琉璃像瓦礫似地散滿在被炸成的坑裏。另一顆呢，即正好落在正殿。幸而尼姑們都出去了，沒有遭殃。只是把仙姑泥像炸得無影無踪。後來還是防

護團趕來清除的時候，才從破瓦堆裏找出了仙姑的一顆泥腦袋。於是尼姑們便捧着這顆腦袋哭哭啼啼地到另一個廟裏去重新塑像裝金去了。剩下這座破壁頹垣的空洞的屋子，便被幾個老乞丐佔據着。有時也有一兩條野狗低着頭拖着尾巴無精打彩地走出走進。

這時太陽早已偏西，茅屋上裊裊地冒出炊煙，堤旁的楊柳拖着長着影子躺在連田的荷葉上。知了也不像中午那樣叫得厲害了。炎威也漸漸減退下來，城裏的人吃過晚飯便悠閒地拿着把扇子，成羣結隊的，來到這堤上散步。

長堤的那頭是縣城的西門，走進去不幾步有一所縣立民衆教育館。這時正由裏面走出來兩個青年人，肩並肩地走出城門，隨着散步的人們緩緩地踱到堤上。

他們低着頭慢慢地走着，似乎都在思索一件事，誰也不做聲默默地向石橋走來。

那個身材高一點的，顯得很瘦削，略微有點駝背，穿了件白底藍條子府綢翻領襯衫，黃卡嘰布西服褲子，腳上的一雙黑皮鞋，似乎好久不曾擦油，已經變成灰色了。稍帶蒼白的臉上，有兩朵微微向上剔起的眉毛，底下是一對黑亮的閃閃發光的眼睛。頭髮亂糟糟的蓬起，就顯得下巴越發瘦削了，他走到橋上，就倚着扶欄，停下了脚步。

另一個是中等身材，穿着白綢大衫，中式白府綢褲子，圓口毛呢布底鞋，態度頗爲灑脫。長長的臉，皙白豐潤，和那兩撇淡淡的眉毛，清秀的眸子，配得非常調和合適。這時他向他的同伴看了一

眼，也就雙手撐着欄杆不向前走了。

晚風微微地拂動着他的長衫，也拂動着那個瘦長子的一頭亂髮，他們似乎都被晚風吹得有些飄飄然了。

瘦長子一隻手插在褲袋裏，另一隻手搔了搔頭髮，黑亮的眸子向那個中等身材青年的白臉上看了一下。

『方仲明，真還打算走麼？』

叫做方仲明的那個青年，這時正蹙緊眉頭，凝視着天邊的一片晚霞，聽到這話，只默然點點頭。

『走也好。』黑亮的眸子射出的光輝又在方仲明的臉上掠過。

『是啊，郭志太。』方仲明低下頭像在自語：『只差一年就畢業了，只差一年！』

『畢業不畢業倒還是小事。』瘦長子郭志太似乎對方仲明的話不大同意。『到那裏以後，一定還可以做點事的。至少，那裏是和這兒有同樣的重要，也許比這兒還更重要一些。』

『對呵，我也這樣想。』方仲明似乎感到剛才說的話有點太自私，便怪難爲情地笑了笑，接着又找補一句：『本來我這次去也並不打算念書的。』

『念書，一個臨時拼湊起來的大學，一切都沒有頭緒，還能念個什麼書？』郭志太轉過身便坐在欄杆上了。

『我想那裏的熟同學一定不會少。』方仲明的目光帶一點歡欣色彩。

『自然嘍，』郭志太兩腳懸空地左右擺動着，『留在濟南青島鄭州的同學大半都會上那兒去的。』

方仲明抬起清秀的眼睛看着他問道：『那麼你是不是也打算去呢？』

『遲一遲吧。』郭志太略略沈吟了一會兒說道：『不過早晚總要去一趟，這裏也不會長久，我想最近戰事也許就會打到這裏的。』

『你是這樣想嗎？』

方仲明目中射出疑問的光，他有些惶恐了，他是沒有這樣想的。當『七七』事變後，他倉皇地和一些同學從北平空身逃了出來。過去的事實使他不能相信這戰爭會延長下去，總以為打一打便可以作為地方事件解決了的。誰知打了一個多月，上海的戰事又爆發了，而且更激烈地打了起來，這使他對過去的想法不免有點懷疑了。不過今天郭志太說戰事會打到這裏，而且就在最近，這仍然使他不能相信。

『不會的吧。』他的語氣中帶着希望。

『為什麼不會呢？』郭志太十分認真而且鄭重地說：『你以為上海能够長久守住麼？上海不守，南京就危險，而這裏離南京只四小時火車的路程呀，戰事怎麼會打不到呢？』

方仲明默然了，漸漸地陷入極其迷惑的沈思中。

那個看見他這樣子便安慰他：『老方，不要悲觀。這些地方萬一失守，也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抗戰既是長期，這些地方必要時只有放棄。你前天在週刊上寫的那篇文章，不是還隱約地提到這點麼？』

『我為什麼悲觀呢？我也是這樣想的。』方仲明苦笑了一下，停一停，又吞吞吐吐地接着說：『不過有時另一個念頭又使我不願意這樣想。』

『為什麼呢？』郭志太心裏想這可有些奇怪了。

『你可別笑話我。』方仲明躲開郭志太的目光，失神地瞭望着遠方，那一片晚霞早已消失了。『不知怎地，我常時想起了家，尤其想我的老年父親。』

方仲明一提起家和父親，就引起了無邊的苦惱來。

他是有一個小康之家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候就已亡故，父親現在已是六十高年了，滿清時代會考上一個小小功名，民國成立，就在縣城中學裏教國文，後來也曾做過幾任縣教育局長，一生辛勞勤儉，不但好好地保留了祖業，而且隔幾年總還要增加一點，北伐以後，世事一變，他就不願和當時那些爲他所瞧不起的青年人混在一淘，就家居養老了，於是便將希望寄託在兩個兒子身上。大兒子就是方仲明的哥哥，因爲是長子的原故，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結了婚，等到中學畢業後已經有兩個孩子了。這就不好再升學，憑着父親的面子，在縣城教育局裏混了個小差使。幾年之後，不知怎地染上了

雅片烟嗜好。開頭還瞞着父親，後來被局子裏查明撤了差，瞞不住了，一番吵鬧之後，索性在家裏開起燈來，一家幾口，有出無進，小康之家，有點招架不住了，加上廿一年長江大水，農村破產，經濟恐慌的狂潮，淹沒了長江一帶的所有城市，方仲明的父親終於不得不變賣田產來維持生活了。這時方仲明已經高中快畢業，每次看見父親因了變賣田產而放聲痛哭老淚縱橫的時候，就不自主的由於同情父親也流下眼淚，他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北平P大，家道更是一年比一年困窘，但父親總還盡力地替他籌出學費，將整個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他身上了，希望他大學畢業後來『重整乾坤』。他爲了不負父親的希望，在大學住了三年，是只知埋頭讀書，向來不問外事的。雖然幾次學生運動的狂潮，也曾將他從圖書館中捲出，但他也不過在狂潮邊緣興奮熱烈地寄一點向往之情，只要一捧起書本，就又想到父親的希望來了。但是也就在這時候，他對這希望模糊糊糊地竟覺得有些動搖起來。像一個沈睡的人突然睜開眼睛，一切現實的現象，全不像他所想的那樣。首先是畢業後的職業問題，普遍的失業恐慌，使北平的許多大學畢業生坐在公寓餓飯。他畢業後又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因此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態度也不免起了懷疑。而學生運動的潮水又捲來了許多書籍，他偷偷地看了幾本之後，許多新的刺激和鼓勵，使他對這懷疑越發加深了。這樣，他一提到他的家和父親，就陷入雙重的苦惱之中。

這時他仰着愁苦的面容，呆呆地看着那漸漸黑暗下來的天際，眼前就幻出一片景象來：白髮飄飄的父親含着一包眼淚，顛巍巍地坐在太師椅上，那位瘦骨嶙嶙的哥哥蜷曲在陰暗的床上燒着雅片，三

個天真的姪兒伏在旁邊，睜着滴溜溜的小眼睛，有趣地盯着雅片膏子在煙燈的火燄上燒得吱吱作響。

『明兒，我只有望你了，望你畢業後來興家復業罷。』

父親顫抖的聲音就彷彿在他耳邊打轉。

他一聽到這聲音就感到自己非要畢業不可。雖然他是明明知道畢業後不一定就能『興家復業』，可是『畢業』這件事至少還是可以用來安慰年老的父親一下的。不過有些時候，在他被苦惱糾纏得不可解脫的時候，便也會這樣地想——要是沒有這個家就好了！

現在他又這樣想了。

真的，要是沒有這家，那就真好了。他便可以毫無顧忌地去做他應做的事，抗戰就是抗十年他也不在乎的。可是目前呢，他的家還是存在着，而戰事，據郭志太剛才推測，不久就要波及到這裏了。這裏距離他的家，沿江而上，只不過兩百里水程呀！他想像着這戰事要到了他的家的時候，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只得拿『不會有』這三字來寬慰自己。

郭志太看着他這付失神的模樣，就有點不知所措起來，急切地又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說，只搔搔頭髮，閃着黑亮的眸子茫然迎送着來往的游人。

『老郭，你該不會笑我怯懦吧？』方仲明撩起長衫也坐在扶欄上，雙手抱着一根扶欄的柱頭。

「我也知道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可是有時却不能禁止自己這樣去想。過去在北平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你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爭取民族的幸福，有幾次我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然而有什麼用呢？我只是流淚而已，同情而已，我始終沒有勇氣走到你們的行列裏來——這，這就是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裏搗鬼！」方仲明說着說着便激動起來，後面幾句幾乎是顫抖着聲音說的。

「你現在不是已經和從前不同了麼？」郭志太是指着他最近的工作而言。

「不同？」方仲明偏着臉看看他，不能自信似的。「也許是不同了，從前我只是在旁邊看着流淚，現在我却願意把這眼淚流到鬥爭裏面來。可是這不同有什麼用呢？我這脆弱的感情，這不長進的念頭，是會時時地伸出頭來鬧禍的。」

「感情的轉換，也並不是一下子的事，慢慢地來吧。」

「戰事打到這裏也好。」方仲明似乎沒有聽到郭志太的話，一時感情衝動，竟使他衝口說出：「把我那個家整個毀滅掉，我就可以無牽無掛了。」

「仲明，你這樣想法太自私了。」郭志太嚴肅地說，黑亮眸子的光輝像兩把利劍。

那個低下頭勉強地笑了。

「我想你還是上西安去一趟吧。」郭志太大概覺得剛才太不客氣了一點，這次語調特別和緩起來。「那裏的人多，事情也複雜，到了那裏也許可以教你更堅強起來的。」

『我早就決定了！』

晚風吹來一陣悠揚笛聲，把這兩位朋友的話頭打斷。方仲明昂起頭正打算尋這笛聲所在，可是一陣風過去，笛聲像一根沈下的海絲，低微到聽不見了。只蓮田裏的荷花和水草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迎面撲來。

堤上散步的人越來越多了，橋上也聚集了幾堆人，方仲明和郭志太的話就不便再繼續談下。於是便隨着散步的人慢慢地踱下橋，向仙姑廟走去。

夜色從蓮田的四周圍攏了來，月兒躲在柳樹枝梢的縫隙里，朦朧的水氣混着月光，一切都像罩上了一層薄霧。遠處連山，起伏着淡灰色的影子，再遠一點，就和天色混成一片了。

這兩位朋友在仙姑廟附近的墳場上談着談着，直到月兒升到中天的時候，才沿着長堤向城中慢慢走去。

這一晚談話更加强了方仲明去西安的決心。不過他這次去究竟還是爲了畢業呢，抑是爲了如郭志太所說的『能够多做一點事』，他自己也鬧不清，也許兩樣都有一點，反正決定去就是了。並且他會幾度地勸郭志太也同他一陣去。因爲這一個月以來，他深深感到郭志太是個可以親近的朋友，以前在北平，他們雖是同學而且同年級，但却很少有來往。他僅僅從同班的幾個同學口中，知道一點郭志太的事情，知道他是個不平凡的人物。那時一方面固然覺得這人是很可欽佩，同時也對這人有了不平凡

的感覺。可是想不到近來竟和這不平凡的人同了一個多月的事而且感情處得很好，由於許多次談話，他覺得這人一點也不『不平凡』，只是一個努力於生活的人。生活得是那樣的堅強有力，而且能够影響別人也跟他一樣地生活得堅強有力起來，比方說他方仲明近來就受了他很大的影響。

『這樣的朋友能够常在一處是會有益處的。』他時常這樣想。

不過郭志太不能够同他一陣去西安呢，這點方仲明也知道是不可能的。這裏從各方面說都特別需要人，而郭志太就在民衆教育館負了很重要的責任。不但民教館，還有許多別的地方也需要他，他如何能離開這裏哩？但是方仲明雖知道這點，仍然是抑壓不住地這樣說：

『去吧，一陣。』

得到的答覆是和方仲明所預料的一樣。

『遲一遲吧，反正去總是得去的。』

他們一路說着就走進了城門。

自從上海戰事發生以後，這縣城裏就一天比一天繁榮起來，京滬線上城市的有錢的人們，一部分就退到這裏來躲避轟炸，他們心裏想這次戰事也不過像前些時的『二二八』一樣，不多時就會結束的。他們避到這裏來，也不過是應應景避免一些無謂的損失而已，也許還當作一次旅行。所以他們仍是照往常一樣，白天裏睡覺，晚上出來玩。於是這縣城的商店，爲迎合這些新的關主顧起見，也就把夜市

拉長。所以現在雖然已經十點多鐘，而街上還是燈火輝煌。

方仲明郭志太兩個人又在街上溜了一會兒。郭志太要上傷兵醫院去看一看，於是方仲明便飄着綢衫獨自轉回民教館。

民教館是一座廟宇改造的，這時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看門的老頭子坐在門前的竹椅上打瞌睡，地上還放了一隻缺嘴的小茶壺。

方仲明走回屋裏，扭開了燈，坐了一會，覺得口渴得很，便把老頭喊起，沖了一壺茶，獨自喝着，慢慢地又想起走的事。

『要是走的話，真還有點捨不得這裏呢！』他這樣想。

他來到這裏已經一個月了。當初來的時候，也無非是感到家裏太孤寂，成天成地聽着父親唉聲嘆氣，嫂子的哭哭啼啼。自從由北平逃出以後，也沒有聽到學校有什麼消息。在南方的學校借讀吧，自己一向就瞧不起那些大學，又不願意。正好這時有個親戚說這裏民教館需要人，介紹他來，於是他便一面帶着散散心的態度，一面也帶有點爲抗戰服務的心理來到這裏。想不到在這兒遇着郭志太，和他在一處工作了一個多月，竟把自己的工作興趣提高了不少。現在說就是要離開這裏，想一想自己近來做的一些工作，倒有點依依不捨起來。

在這一個月內，他父親也來了幾次信，最後一次還寄來了兩百塊錢，說是在報上看見他住的那所

大學已經在西安『重整絃歌』了，叫他趕快去『重理舊業，無負父望』，末了還囑咐他『毋庸返里』。

『到底要不要回去看看哩？』

這時回家不回家的問題，又佔據了他的思考。父親是叫他不必回家的，自己也覺得沒有回家的必要。可是一想起戰事可能打到自己家的時候，總覺得還是回家看一看的好，也許這以後就和父親永無一面之緣也說不定。

『假使是這樣的話，見一面又有什麼用呢？』

他想起自己剛才和郭志太說的那些話來，覺得自己也未免矛盾得太厲害了，就微微一笑。

『要是郭志太決不會這樣想的。』

他的思緒又牽到郭志太身上去了。他覺得在他的朋友中郭志太的感情要算是頂特別了。有些小事，人們往往絲毫不注意的，而他却看得很嚴重。相反地，有些事往往可以令人難受好半天，而他却平淡置之，有時似乎連睬都不睬一下就放過去了。就比方拿『家』來說吧，郭志太似乎對這個東西就淡淡得很，從來就沒有聽他說過關於這一類的事。有時方仲明和他討論，他也很少有意見發表，即或說一兩句，也滿不是那麼回事。

『這大概是因為他沒有家的原故。』

方仲明開玩笑般地這麼推測。其實呢，這推測並沒有完全錯誤，郭志太確是好久沒有家了。他的